



席娟·著

明

日

天涯

甘肅文化出版社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743349

明日天涯

席娟 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09号

明日天涯

席娟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东

封面设计：吴小军

甘肃文化出版社
(兰州市庆阳路230号)

新华书店发行
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印张：6.5
字数：121千字

1996年10月第1版
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 7—80608—039—2/G4·3 定价：58.80元(单册9.80元)

新書

长日将尽，逐渐接近的，

是夜的边缘；

漫漫长夜，破晓第一线曙光之前，

亦在夜的边缘……

追逐

即使在太平盛世，
青春的躯体下，仍有一股汹涌的骚动，
驱策着我们持续不安的去寻觅。
或许，我们寻觅的不是彼此，
乃是自己的位置、心灵的故乡。
乃是我们要在很久之后才会明白……

1

摩托车弯进巷子时，显然减了速度。“噗噗”声中，有人约制的按了两三下的喇叭，然后，车子滑到目的地，没有熄火，按照约定，又按了两长一短的“抵达记号”。

在三楼面对巷子的套房中，两个长发少女兀自忙着。其中临镜将末稍微卷的秀发用发圈绾起的女孩，在镜中看着自己绾起发来的脸蛋，眯着眼露出尚称满意的神色；顺便又看向镜子深处，那刚刚才又换上一件淡蓝牛仔衬衫的黑直长发少女，埋怨着：

“江儿，你有完没完？这是你今早换穿的第五件衬衫了。不是我泼冷水，一件比一件更难看！你得了吧，人家都到了楼下，丑媳妇也得见公婆，我要下去了。”

“你敢！施晴——”那叫江儿的女孩，大眼一瞪，嗔道：“谁不知你和陈振民是老夫老妻，自然不必在乎；可这是——”

“你和秦世嘉的定情之旅，对不对？”

“什么定情之旅！讲话有水准一点。”

“那你自己又多高尚？讲什么老夫老妻？难听死了，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我们怎样，这可是有伤名誉的大事——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；帮我到阳台打声招呼，就说马上下去。”江儿边说话边解衬衫的扣子，并且身手飞快的又自塑胶衣橱中拉出一件白衬衫和一条吊带裤。

施晴则听话的跑到阳台上，对着下面三个机车骑士喊话：

“再两分钟，马上下去。”

说完亦不等下面回话，即刻返身入内，催促罗江儿：

“你可是听到了，我跟他们说两分钟。太晚也不行，还要到外双溪接我妹妹。”

“施昉都高三了，拼联考都怕来不及，你这姐姐却偏偏一定要带她出去玩，还得为她多找一个男孩，多一辆机车，你不知道这给大家添多少麻烦？”

施晴眉头一皱，嘟囔道：

“成天念书，也该有天休闲。我妈将她交给我，我不照顾她成吗？在台湾，毕竟只有我们两个……”

“好啦，我说说而已。你看我这样成吗？”罗江儿扬起那张肤色健康、五官分明的俏脸，飞快的在施晴眼前转了个圈。

施晴的情绪，似乎在罗江儿的一旋一转中给提了上来，她高兴的讪笑着自专一开始，五年来一直和自己同租一个房间的好友：

“本来就是美人，偏偏紧张兮兮的，毫无自信。男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嘛，凭你罗江儿的姿色，还怕他不入瓮？”

“可恶，撕你的嘴！”江儿作势要扑打，被施晴给虚虚架了架挡住了，说道：

“下楼，下楼，人家起码等了两分钟的五倍久！”

两个女孩连袂出了房门，还未下楼梯，走在前头的罗江儿突然惊叫一声，同时即刻停住脚步，回过头不好意思掩嘴说道：

“我忘记带钥匙。”

施晴推江儿一把，无可奈何的埋怨道：

“小姐，你现在发现也来不及了！反正这又不是第一次，我是老早就认栽了。走吧，走吧，下楼要紧，回来再用特技功夫或轻功翻飞上三楼吧。”

“少呕啦，就会吓我！”

“不是我吓你，将来你若结婚生子，连小孩放那儿也会忘记！”施晴将肩上的布制大背袋往肩上提了提，叹道：“没办法，谁叫你是大小姐的命，什么事都是人家将你料理得好好的。”

“是呀！”罗江儿涎着脸撒赖：“谁叫你这么贤淑，我赖定你就是了。”

“要赖去赖秦世嘉，我担待不起。”

两人谈话间就到了一、二楼楼梯间，罗江儿心虚，拿右手食指比在双唇之间，低声息事宁人：

“小声点，家丑不外扬，算我欠你嘛。”

施晴斜了她一眼，转嗔为喜：

“会给你面子的，放心啦。”

江儿打开大门，亮晃晃的阳光下，只见陈振民、秦世嘉，以及另一个陌生男生，显然是陈振民找来载施晴妹妹施畅的“驾车手”，三个大男生全跨骑在熄火的机车上，脸上虽无不耐，看到她们，倒是如释重负的都嘘了口气。

秦世嘉算是施晴托陈振民介绍给江儿的，所以和施晴较熟，此时促狭的问了句：

“刚刚你是叫我们等两分钟还是二十分？施晴！”

施晴先是一愣，继而失笑，骂道：

“少来了，那么夸张！那有二十分钟？最多十分钟罢了。”

江儿的脸原生得艳丽，被两人短短的对话弄得有些臊，益发亮眼照人。她一句话不吭，抬起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瞟了秦世嘉一眼。后者也识趣，话风一转，说道：

“我和施晴开玩笑，别介意，等个几分钟算不了什么。”

那边陈振民自机车身侧的置物箱里，拿出一块抹布，仔细擦拭着机车后座，示意施晴上车。

大家仿佛都忘了在场的另一位骑士。最后还是秦世嘉想起，赶紧补救：

“忘了介绍，黄亦岚，也是药剂系的，小我们一班。这是施晴，罗江儿，都是护理系专五的。今天你负责载的就是施晴的妹妹。”

“麻烦你了。”施晴微笑示意。

“不麻烦。”黄亦岚有些腼腆，急促的回道：“反正我也是出来玩，顺便载一个人罢了。”

陈振民又从摩托车的置物箱里拿出一顶前有帽沿的遮阳帽递给施晴，说道：

“戴上吧，今天太阳看来会很强。”

施晴听话的戴上遮阳帽。

情侣们的这一幕，正好被江儿看到。她心底滑过一丝羡慕：施晴是他们家排行老大，所以比较会照顾人，又加父母不在国内，她更有大姐的责任感。换句话说，施晴本身就是一个挺会照顾别人的人，想不到碰到的是个更体贴、心思更细致的陈振民。物以类聚，施晴到了陈振民跟前，那种“母性”根本无用武之地，反而成了小鸟依人的被照顾者。

会照顾人的人，遇上更体贴的伴侣；而本身需要别人照顾的，却往往碰到不会惜玉怜香者。想起自己夭折的青涩恋情，不觉有点黯然。这种恶作剧的错置，仿佛像是老天刻意安排似的。

低潮一闪而逝，是时间不允许，因为秦世嘉正发动机车，对伙伴们催促着：

“该走了，周为智去接梁美桑，林枫去丁芸芸家接她，我们约好在顶好会合，再一起去外双溪接施晴的妹妹。如果现在不走，每一站都要顺延，都会迟到。”

“好了，出发、出发。”陈振民也发动机车，出发前又回头望望施晴是否坐好，这才率先将他那部光阳一二五的车子开向巷口。

除了陈振民的一二五 CC 机车之外，黄亦岚和秦世嘉骑的都是九十 CC。

三部机车五个年轻男女，迎着适时高照的阳光，风驰电掣的驶出巷子。

按照预定计划，他们由吴兴街骑往顶好，再去外双溪接施昀。几年来，不，精确一点说，自从他在大二那年开始使劲追上当当时上专四的施晴之后，像这种五部机车十个人的组合，以及自吴兴街往顶好到外双溪的路线，打从第一次出游就不曾变过。变来变去的只有参加的成员。

不，似乎也不该如此说，成员中，除了他、施晴、施昀、罗江儿、梁美桑及丁芸芸是铁打的兵之外，载施昀的“骑士”，几乎每一次都要费劲去求爷爷告奶奶的找“新人”担任。这年头，大学里不管大学部或专科部里的女生都够多，谁会有兴趣去搭载一个留着清汤挂面、露出半截

青西瓜皮似后脑的高中女生？何况，第一次可能出于好奇，第二次，仁至义尽，谁也不肯再跑一趟了。

若非施晴执意要带妹妹去，以陈振民那不太外向的个性，他是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扛起这苦差事的。

除了施咏的“司机”，这两年，梁美桑、丁芸芸以及罗江儿，也都没有持续太久的固定男伴。说起来，个个都算各有特色的美女，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办法让那曾经有过的几个男孩子，为她们固定下来？

或许正像施晴分析的，问题不是出在男孩子身上，而是江儿、美桑、芸芸她们自己，不肯定下来的缘故。

女孩子长得好，难免比较不容易认命。

但是，施晴亦生得妩媚，遇到陈振民之后，在他的磨工下，早已没有二心的与他同进同出，俨然是一对标准情侣的模样。

施晴的父亲被民航局长期派在永珍服务，原来施母领着她们姐弟三人住在台湾，过了两年多，夫妻聚少离多，隔着那么远毕竟不好，施晴的妈，当机立断，带着老三、也是唯一的儿子，远赴永珍追随丈夫，却将两个女儿留在台湾。当时施晴已念到五专三年级，施阳刚考上这所第一夫人创办的贵族寄宿女校，两个人学业堪堪都算进行到中途，因此只得留下，而由自小乖巧听话的施晴，照顾起只比她小两岁、但却桀骜不驯的施咏。

也许就是因长期没有家庭温暖的缘故，施晴才会接受善于照顾人的陈振民吧。不太像一般年轻人那般活泼好动的陈振民，有时难免会如此自卑的猜测。然而，另一种声音却为他打着气：施晴漂亮且别具味道，据他所知，追求

者不乏其人，所以如果不是他自己还不错的话，未必拴得住施晴的心。

而且，两年相处下来，陈振民益发觉得施晴的可爱。她空长着一副引人遐思的“梦露性感”相，其实全拜那双睫毛又密又长的眯眯眼。眼一眯，再有一点娇嗔相，配上那青春的本钱，自然凭添许多妩媚。外表风流娇媚，是天生自然，其实施晴是实心眼，比许多外貌忠厚的女子，对于感情更死心眼、更不喜浮动。

别的不说，施晴不仅在跟他进入状况之后，不再三心二意，一山还望一山高，因着其他男孩子的示意或邀约而心猿意马、付诸行动；甚至拿来在嘴上说给陈振民炫耀都不曾有过。

倒是陈振民自己无意中由第三者那里得知施晴的“艳遇”而按捺不住表露妒意时，施晴反而不以为然的斥他无聊。

陈振民不是活跃才子型，学校里出风头的事，他永远轧不上一脚。他是属于那种未开发状态的腼腆角色，永远站在观众席的角落处，默默看着舞台上旁人的热力演出。

对于自身这个弱处，他完全心知肚明；不像他的女友施晴，反于她自己的妩媚，表现出相当无感的迟钝。这真是很特异的对比。

这也就是陈振民对施晴除了爱恋之外，格外的懂得珍惜呵护的原因。

三部车在一、两分钟左右先后在约定的地点停靠，周为智、梁美桑和丁芸芸、林枫，倒是都整齐的候在那里了。

梁美桑带点抱怨的口吻首先发难：

“喂，拜托，不要一等就让人等上半小时一个单位好不好？开始就坏了人家玩的兴致。”

把长发扎在脑后成一个马尾的丁芸芸，带着宽容的一抹微笑说道：

“不干施晴的事。一定是罗江儿换衣服害大家苦等。算啦，算啦，饶她一次。”

“千金小姐！你的毛病就是衣服买太多了，才不知要穿那一套。像我们——”

“美桑——”施晴使眼色阻止梁美桑，四个人既是死党，江儿又好脾好性，何必令伊太难堪？因之，施晴故意推推陈振民，催促他上路：“再不走，到了那边，施咏又会和我有一顿好吵。”

大家这才凑趣成全，纷纷上车。

秦世嘉二话不说，载了罗江儿一马当先。车阵里，只见他那银红色的九十CC越野机车，真正蛇行一般游窜前行。

跟在后面的梁美桑，侧转半个脸，对着紧跟在他们机车后面的丁芸芸和林枫大叫：

“他干嘛，表演特技呀？”

“那很危险！窜进窜出的，又不固定走那一边，人家车子万一没注意到……”丁芸芸话没讲完，林枫便用揶揄的口气扭头对女伴喊道：

“第一次和大美人同游，那小子在亮招耍帅嘛！你们还不懂？”

“少说一些行不行？”芸芸用手拍了下林枫的背：“干我们什么事？如果他存心耍帅，那也是他的事。”

“嘿！可不光是他的事，你们的大美人在他车上呀。”

“喂，你是嫉妒秦世嘉，还是担心罗江儿？”

一听这话，林枫马上耸耸肩，悻悻然说道：

“所以我说女人的友谊靠不住，是死党，居然说这话。”

“你闭嘴行不行？”丁芸芸用力以手戳了下林枫的背：

“你只要专心开车，确保我们个人的安全就得了。”

一路上风驰电掣，到了施旻寄宿的女校，在约定的校门口却不见施旻的人影。

“八成又气回宿舍了，真是，一队人那么多，那里能够准时嘛？大家为她多弯这一大段路，她一点也不觉不好意思，还如此闹脾气？”施晴左右前后看了半天，确实不见施旻人影，这才边嘀咕边跨下机车后座，准备到校门警卫叫人。

陈振民拉住她，劝道：

“她小，你就别说她，免得坏了大家的游兴。”

施晴不答腔，匆匆跑到校门警卫室，请他们通报。

这一折腾，足足有七、八分钟之久，才见施旻心不甘情不愿的慢慢走了出来。

不等施晴开口，施旻便怒声先发制人：

“干嘛呀？你以为我的时间廉价，叫人白白在外等了二十多分钟？既然会迟到，干脆约晚一点，我还可以睡晚些……”

施晴小心压抑着声音和怒气，低低说道：

“又不是故意的，一大伙那么多人，难免有人不守时，我那愿叫你白等？”

施晴、施旻两姐妹正在那儿一来一往的扯不清，等在

十多公尺外的梁美桑便沉不住气，说道：

“施旸也真不懂事，只会欺负她姐姐。要是我，才不管她。都高三下学期了，离联考不到一百天，还玩什么玩？每次都没好脸色给大家。”

“算了，看在施晴的面子，大家包涵一点。谁叫施晴是老大，她爸妈不在国内，将施阳托给她，长姐如母，万一施旸出了什么事，施妈妈不会饶得了施晴的。”丁芸芸坐在机车上，脸望着犹在争执不休的施家姐妹，叹着气说：“我看施妈只会压施晴，拿施旸也没办法”

那完全不知施家情况的秦世嘉，此时也扭头问陈振民：

“怎么回事？你女朋友的妹妹好像不想去呢。”

陈振民尚未答腔，今天主要任务就是来搭载施旸的黄亦岚，远远望着施旸，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：

“不去也就算了，何必一直求她？”

到了此时，陈振民再也坐不下去，跨下机车，停好座骑，大步迈向施家姐妹争执处，然后停在施晴身边，望着施旸，开口说道：

“施旸，迟到的是江儿，看在大伙九个人都在等你的份上，给你姐姐一个面子嘛。”

“等半个小时，你知道可以做多少事？”施旸余怒未息的转向陈振民。

“我知道。可是你继续僵持下去，很快又是半小时了。施旸——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你们全一鼻孔出气。”施旸作势扭身又要回校内，被施晴一把拉住，恨声道：“求你也不行，跪你好不好？”

“少来这一套——”

“走吧，施旸，何必让施晴和我不能做人？我还特别花工夫去找了个人载你——”

施旸这才止步，但仍倔强的站在原地不动。

陈振民情急之下，伸手拉她，陪上好话：

“下回请你看电影当作补偿。”

“我才不爱当你们电灯泡！”施旸嘴上虽硬，到底也闹够了，脸色缓和了些。

陈振民趁势再加上一句：

“好嘛，笑一笑，外加一客A餐。下星期兑现。”

“谁要吃你的大头餐！”施旸说完，忽尔噗哧一笑。然后就在陈振民的拉扯下，走向队伍。

“怎么，生气啦，大小姐！”梁美桑半哄半谑的招呼着施旸：“我们大伙合请你看电影，让你消消气。”

一旁歉疚得不得了罗江儿忙抢着说：

“我来请，我来请，迟到我的是我。”

看到大家这么容忍自己的妹妹，施晴大为愧疚，急急就替施旸婉拒：

“请什么？就快考大学，她还能玩？万一玩疯了没考上，我怎么向我妈交代？”

“你乌鸦嘴！”施旸正和黄亦岚颌首见面，一听施晴说话，根本不及细思，即刻反射式的啐道：“你才考不上大学！”

这一骂，把方才缓和的气氛都弄拧了。大家面面相觑；正不知如何善后，只听“噗、噗”几声，那秦世嘉二话不说，发动机车，载着罗江儿，领先骑了出去。

这一着也好，免了众人尴尬。紧接着，周为智、林枫，

以及载着破坏气氛者施畅的黄亦岚，也先后发动机车，相继出发。

陈振民等大家都上路，这才回转身子，拉住泪水盈眶的施晴，心疼的安慰她道：

“你自己常说，施畅自小就跋扈任性又不讲理，你和她生气，白白气坏自己。反正等她考上大学，你就不用管她了。现在连你妈都管不住她，等她上了大学，你妈更没理由叫你管她。所以我们忍她，也不过是这几个月的事，快别哭了。”

“她，——完全不管……别人的面子……人家对她好，她不领情，也不懂感谢……还当众羞辱人……”

“你管她！有些人个性就是这样，完全的侵略性，掠夺型。你又不是考不上大学，只是没去考罢了——来，擦擦眼泪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

施晴还在放不开：

“我是知道自己不是念大学的料，她自小成绩好——”

“傻瓜，自己妹妹，你真要计较也计较不了。人家说，恶马要有恶人骑，施畅个性若照这样下去，将来会吃亏的，我们也帮不了她。”陈振民掏出自己的手帕，翻到揩在内里的那一面，轻轻擦拭着情人的眼泪，温柔的问道：“要不要听我的好消息？”

施晴抽了下鼻子，无可无不可的问了句：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阿姨，就是最小的那个姨妈，你记得吧？她下周二有事上台北，特别排出时间要见你。”

“那有什么好高兴的！”施晴心下有点慌，说道：“她那